

中国古代 鸱尾的起源及 其初步发展

王子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古代建筑常被人们认为是“三段式”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林徽因(1981)即曾概括中国古代建筑“始终保留着三个基本要素：台基部分，梁柱或木造部分，及屋顶部分”，她评价说：“在外形上，三者之中，最庄严美丽，迥然殊异于他系建筑，为中国建筑博得最大荣誉的，是屋顶部分”。中国古代建筑的屋顶，一般使用板瓦、筒瓦覆盖，并用瓦条、砖或脊筒子垒砌屋脊。屋脊由于是屋顶各坡面相交接和转折处，因此也是屋面防水的薄弱环节，在构造上着意覆盖是必须的。除屋面防水外，如庀殿顶正脊两端还有脊搏与续角梁(由戗)等木构件交接的节点处理问题。因而各脊交接或尽端处，尤其成为屋面工程中关键性的节点，在营建过程中被予以重视。

鸱尾即是屋顶正脊两端使用的兼具构造性与装饰性的构件，如果屋顶为庀殿或歇山做法，其正处在正脊与垂脊的交接位置。以往关于中国所见鸱尾的发展及其演变已有较多研究(傅熹年 1978; 黄兰翔 2004; 今井晃树 2009)，其中鸱尾的起源问题尤其为学者们所关心(黄兰翔 2004; 村田治郎 1998; 冯双元 2011; 温敬伟 2013)，也是学术界争论较多的问题，本文拟结合文献与考古出土资料，对鸱尾的起源及其初步发展略作阐述。

中国古代鸱尾的起源

目前学术界讨论鸱尾起源的研究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文献记载来追溯鸱尾出现的时间，一种则根据出土考古资料来做形态上的比对。笔者认为，这两个途径中都首先需要明确鸱尾这一概念的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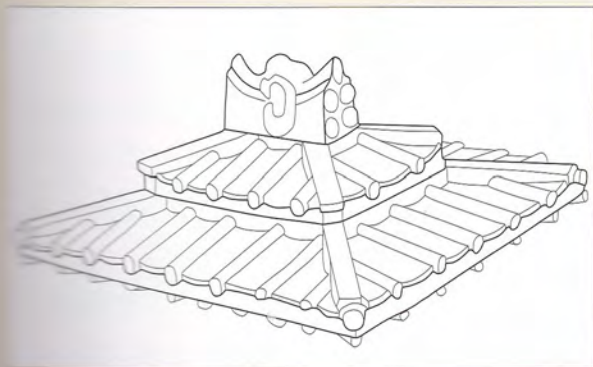
以文献为例，不少学者在讨论时大量地引述了历史文献。但是，不同历史时期文献中所出现的“鸱尾”指的是何种构件，特别是是否存在后来人站在后一个时代立场上对前代某一类建筑屋面做法和构件追溯的现象，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村田治郎即曾指出，《吴越春秋》卷四《阖闾内传》中所记内容与鸱尾的起源并无关系，苏鹗《苏氏演义》所记鸱尾起源自汉武帝时期也出自唐人的曲解或附会(村田治郎著 1998)，冯双元更进一步检核文献指出《苏氏演义》、《唐会要》等所记柏梁殿使用鸱尾与其他史料对柏梁殿灾一事的记载相抵牾，不足征信(冯双元 2011)。这类文献记载繁多，如果不对文献中所指鸱尾的内涵加以甄别，难免使基于此的讨论陷入混沌。

再以考古或实物资料为例，不少学者根据汉晋时期的墓葬明器或者画像砖、壁画来讨论鸱尾的起源，也存在甄别的问题。中国古代建筑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即已开始使用瓦(陈亮 2010)，西周时期高等级建筑的屋面在重点部位已经较多地使用瓦件(陕西西周原考古队 1979; 1981; 傅熹年 1981a, 1981b; 周原考古队 2002)，在镐京



照片一. 登封嵩山太室阙脊部做法
(出处: Edouard Chavannes 1909 第一册)

西周宫室五号建筑基址还发现了一类断面为“八”形的瓦件,发掘者认为可能是脊瓦一类构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1995)。这说明到西周时期,人们已经有意识地对建筑脊部开始进行特殊覆盖;但脊部尽端和各脊交接处如何处理,目前尚无更多资料。东周时期铜器上有不少表现建筑的图像,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建筑脊部尽端已有脊饰(傅嘉年 1996;曹春平 2000),多做“山”形¹。表明这一时期正脊两端虽未使用今天所称的“鸱尾”构件,但已重视脊部交接节点的处理。这一情况在汉代画像石、石刻和石阙等材料上有更明确的表现,屋脊予以特别的刻画(黄兰翔 2004;温敬伟 2013;信立祥 2000;韩冰 2015)<照片一>。其中,有些屋脊仍使用瓦条一类构件垒砌,至端部加以特别处理甚或随势上翘²;另一些从刻画清楚的材料中可以看到脊部翘起的两端使用了一个或多个筒瓦类构件,以此来



图一 西安高颐阙屋顶做法(出处:刘敦桢 1984)



图二 南越国宫苑遗址出土脊饰(出处:笔者摄)

加强脊部尽端的防水,并具备了一定的装饰效果<插图一>。类似的情况在出土明器中也相当多见。这说明汉代建筑对屋脊尽端和交接处节点的处理已相当成熟和普遍。

不少学者在分析时,即以后代鸱尾的形态为基准,将一些端部上翘的汉代屋脊做法视为鸱尾。最典型的例子,即南越国宫苑遗址所出的几件陶制脊饰残件(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8)<照片二>。其具体可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纹饰平直,上部向上翘起并向内微微卷曲,有的学者认为它是具有脊部装饰功能的构件应是有道理的(温敬伟 2013)。但并无足够的证据说明这类构件在汉代即被视作鸱尾,并与后代我们习称的鸱尾具有相同的意义,将其称作鸱尾恐怕还有商榷的余地。因此,笔者认为在汉代以降屋脊尽端和交接处节点已经十分成熟且普遍的前提下,单纯使用其形态来进行讨论恐怕也无法解决鸱尾的起源问题。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鸱尾的产生既然不是为了解决屋面的构造问题,那么就应该从是何种原因使其作为一种独立构件,与其他屋脊尽端和交接处节点的处理方式相区别来入手考虑其起源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梳理与鸱尾有关的文献记载。

关于鸱尾使用时代最早的记载可追溯至东晋时期。自东晋以降,有关鸱尾多半仰赖对于灾异的记录见于史籍,兹将东晋南北朝时期有关鸱尾的记载择要表列如下<表一>。

通过上述梳理不难看出,鸱尾最早见诸文献始于东晋时期,此后在南北朝时期多见于史籍。上表所列的鸱尾多属宫殿或太庙等高等级建筑,少数为衙署殿堂或高级官员的第宅。其中第(13)和第(15)条史料颇值重视。由(13)可知,北魏正光年间,刺史一级官员所建宅第使用鸱尾,尚属逾制,因而高道穆予以毁去。(15)所记正可与之对照,陈朝萧摩诃立大功,因而特许他按“旧制”⁵三公等级将宅门涂为黄色,门外设阻隔警戒用的叉子,前厅、后堂上可用鸱尾。(9)所记刘宋时刘子绥拜司徒日雷震其黄合柱,鸱尾堕地,也与前述记载呼应。这说明鸱尾是当时官员第宅上的最高等级标识,有严格的使用范围,一般官员

表一. 鵠尾有关的文献记载

序号	记 载	出 处
1	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年)正月, 鵠巢太极东头鵠尾, 又巢国子学堂西头。十八年, 东宫始成, 十九年正月, 鵠又巢其西门。此殆与魏景初所占。学堂, 风教所聚; 西门, 金行之祥也。	『宋书』卷三十二「五行三」, 中华书局标点本第944页, 1974年10月第1版。
2	(义熙)五年(409年)六月丙寅, 雷震太庙, 破东鵠尾, 彻柱, 又震太子西池合堂。是时, 帝不亲蒸尝, 故天震之, 明简宗庙也。西池是明帝为太子时所造次, 故号太子池。及安帝多病, 患无嗣, 故天震之, 明无后也。	『晋书』卷二十九「五行下」, 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79页, 1974年11月第1版。 ³
3	时太庙鵠尾灾, (臧)焘谓著作郎徐广曰: “昔孔子在齐, 闻鲁庙灾, 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君, 宜在毁落, 而犹列庙飨, 此其征乎。”	『宋书』卷五十五臧焘本传, 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544页。
4	宋武帝永初三年(422年), 临轩拜徐羨之为司空, 百僚陪位, 有二野鵠集太极鵠尾呜呼。	『宋书』卷三十二「五行三」, 中华书局标点本第945页 ⁴
5	少帝景平二年(424年)春, 鵠巢太庙西鵠尾, 驱去复还。	『宋书』卷三十二「五行三」, 中华书局标点本第945页。
6	元嘉五年(428年)六月丙寅, 震太庙, 破东鵠尾, 彻壁柱。	『宋书』卷三十三「五行四」, 中华书局标点本第968页。
7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440年), 刘斌为吴郡, 郡堂屋西头鵠尾无故落地, 治之未毕, 东头鵠尾复落。顷之, 斌诛。	『宋书』卷三十「五行一」, 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94页。
8	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年)五月戊午, 嘉禾一株五莖生清暑殿鵠尾中。	『宋书』卷二十九「符瑞下」, 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32页。
9	取子勋所乘车, 除脚以为輦, 置伪殿之西, 其夕有鵠栖其中, 鵠集其輦。又有秃鹇集城上。子绥拜司徒日, 雷电晦冥, 震其黄合柱, 鵠尾堕地, 又有鵠栖其帐上。	『宋书』卷八十四邓琬本传, 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134页。
10	高祖太和三年(479)五月戊午, 震东庙东中门屋南鵠尾。	『魏书』卷一百一十二「灵征志」, 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910页, 1974年6月第1版。
11	永明二年(484年)四月, 乌巢内殿东鵠尾。	『南齐书』卷十九「五行」, 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76页, 1972年1月第1版。
12	后省门鵠尾被震, (到)溉左迁光禄大夫。	『南史』卷二十五到彦之传附到溉传, 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79页, 1975年6月第1版。
13	正光中(520—525年), (高道穆)出使相州。刺史李世哲即尚书令崇之子, 贵盛一时, 多有非法, 逼买民宅, 广兴屋宇, 皆置鵠尾, 又于马埒堠上为木人执节。道穆绳纠, 悉毁去之, 并发其赃货, 具以表闻。	『魏书』卷七十七高崇传附高道穆传, 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714页。
14	(永定二年, 558年, 夏四月)戊辰, 重雲殿東鵠尾有紫煙屬天。	『陳書』卷二「高祖本紀」下, 中華書局標點本第37頁, 1972年3月第1版。
15	太建十四年(582年), 高宗崩, 始興王叔陵於殿内手刃後主, 傷而不死。叔陵奔東府城, 時衆心猶豫, 莫有討賊者, 東宮舍人司馬申啓後主, 馳召摩訶, 入見受勅, 乃率馬步數百, 先趣東府城西門屯軍。叔陵惶遽, 自城南門而出, 摩訶勒兵追斬之。以功授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 封綏遠郡公, 邑三千戶, 叔陵素所蓄聚金帛累鉅萬, 後主悉以賜之。尋改授侍中、驃騎大將軍, 加左光祿大夫。舊制三公黃合聽事置鵠尾, 後主特賜摩訶開黃合, 門施行馬, 聽事寢堂並置鵠尾, 仍以其女爲皇太子妃。	『陳書』卷三十一蕭摩訶本傳, 中華書局標點本第411頁。
16	自晋以前, 未有鵠尾。	『隋书』卷六十八宇文恺本传, 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592页, 1973年8月第1版。

非特许不得使用⁶。这对我们理解鸱尾的起源和作用具有启示。

如前所述,汉晋南北朝时期屋脊尽端和交接处节点的处理从构造技术上早已解决,正脊两端作为构造节点进行着意处理已相当普遍。因此,并不能将所有对正脊两端进行处理的方法或构件都视作鸱尾。故而有理由推测,鸱尾的出现主要为了将某类建筑特别标示出来,以与其他建筑有所区别,从而具有明确的等级意义。鸱尾最早见诸文献始于东晋时期,又恰与第(16)条史料相合,考虑宇文恺曾作为匠作主管官员的特殊身份,他谈及鸱尾的议论应有所根据。笔者推测,所谓“自晋以前,未有鸱尾”指的就是自东晋以来出现了使用鸱尾标示建筑等级的做法。鸱尾的出现或即源于东晋南北朝以来宫殿、太庙、衙署和高级第宅的等级性因素。

这一情况不仅见于南北朝时期,在唐宋时期也得到了延续。《唐六典》载:“凡宫室之制,自天子至于士庶,各有等差(原注:天子之宫殿皆施重栱、藻井)⁷。”一般学界也将“宫殿皆四阿,施鸱尾”视作唐令⁸。《唐会要》卷三十一《舆服上》载:“准《营缮令》:王公已下,舍屋不得施重栱、藻井。……非常参官不得造轴心舍,及施悬鱼、对凤、瓦兽、通楸乳梁装饰⁹。”北宋《天圣令·营缮令》记:“太庙及宫殿皆四阿,施鸱尾,社门、观、寺、神祠亦如之。其宫内及京城诸门、外州正牙门等,并施鸱尾。自外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2006)。”《宋史·舆服志》记:“凡公宇栋施瓦兽,门设栱栳。诸州正牙门及城门并施鸱尾,不得施拒鹊。”¹⁰可以看出,唐宋时期关于鸱尾等脊饰瓦件的使用也主要着眼于等级和制度层面,唐代明确记载宫殿可以使用鸱尾,宋代所记的适用范围还包括了太庙和诸州正牙门及城门,甚至连是否使用拒鹊都予以了明确规定。由此反观南北朝时期鸱尾的使用,应是制度一脉相承的延续。

北朝时期鸱尾的初步发展

东晋南朝建筑遗址考古工作开展较少,鸱尾实物的发展演变情况目前还不清楚。北朝时期资料相对较为丰

富,鸱尾样式发展演变的总体脉络可略作分析。

北魏鸱尾实物考古发现较为明确的例子有大同操场城遗址出土鸱尾残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等2005)〈照片三〉,大同方山思远佛寺遗址出土鸱尾残片(大同市博物馆2007)〈照片四〉、北魏洛阳永宁寺遗址出土鸱尾残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96)〈插图二·照片五〉等。其中大同操场城遗址和洛阳永宁寺遗址所出鸱尾在风格和样式上十分接近,但这些鸱尾均为局部残块,已难以了解其全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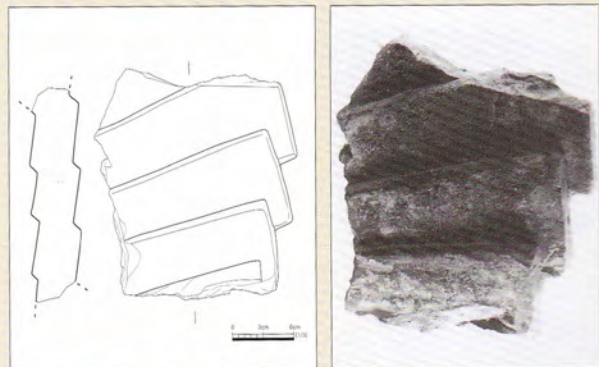
正因北魏鸱尾出土实物较少且保存不佳,



照片三. 大同操场城遗址出土鸱尾残片
(出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2005)



照片四. 大同方山思远佛寺遗址出土鸱尾残片(出处:大同市博物馆2007)



插图二·照片五. 北魏洛阳永宁寺遗址出土鸱尾残片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96)

研究多需借助石窟、墓葬中的形象资料。石窟中云冈、龙门时代相接，又多窟檐和较大型、细致的建筑雕刻，因此更为重要。云冈石窟迁洛以前鸱尾形象多见于第二期诸洞窟中的建筑雕刻，形态大多相似，曲线较为稚拙，似皆有意雕刻表现鸱尾可分为两个部分，即脊部与胴部的区别，但似乎并未着意表现鳍部<照片六>。龙门石窟所见北朝迁洛前后的鸱尾形象，一类与前述云冈较为类似，如著名的古阳洞西北隅上部有出跳华栱和西南隅上部正始四年(507年)雕两屋型龕<照片七>等。但同时，龙门石窟北魏建筑雕刻中也已出现另一类形象，鸱尾上刻画出多道线条，随鸱尾向内卷曲，整体看来如同鸟翼的羽毛状。典型



照片六. 云冈石窟第10窟前室雕刻建筑图像局部(出处: 笔者摄)



照片七. 龙门石窟古阳洞西北隅屋型龕局部(出处: 笔者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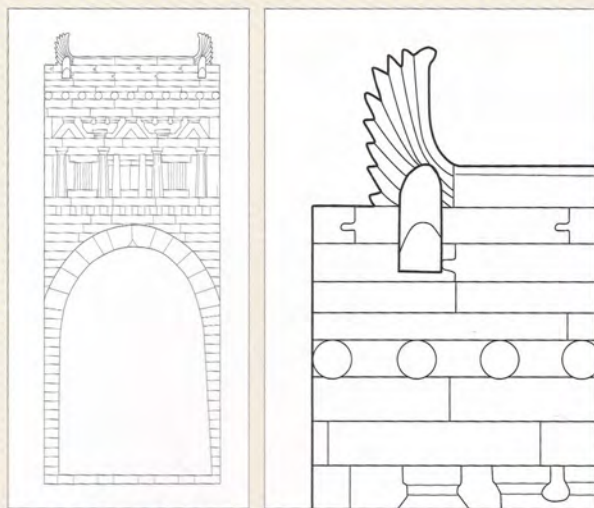


照片八. 龙门石窟唐字洞窟檐(屋顶局部(左), 鸱尾特写(右))
(出处: 李兴隆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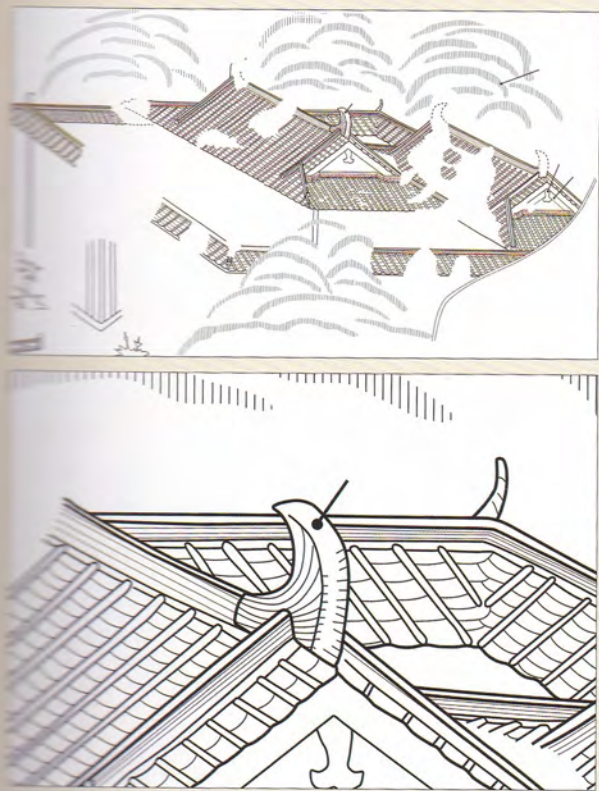
例子如宾阳中洞外屋型龕和皇甫公洞、唐字洞窟檐<照片八>等。此外，相较于云冈，龙门所见鸱尾形象已较挺拔，比例上也更趋修长。

上述龙门所见后一类鸱尾形象，正与前述大同操场城遗址出土实物相类似，洛阳永宁寺遗址所出鸱尾也当属此类。其中大同操场城遗址所出者，还可看出鸱尾分为两部分(这与后述邺城遗址在漳河采集的一件类似)¹¹。北魏时期这类鸱尾的形象资料，还见于陕西华阴熹平二年(517年)杨舒墓门楼(崔汉林·夏振英 1985)<插图三> 和麦积山石窟北魏后期第140窟西壁壁画(傅熹年 1998)<插图四>等，因知这种鸱尾在北魏时期即已相当流行。以往学界对这种样式的鸱尾重视似显不足。

北朝晚期，这类鸱吻仍然流行。河北邺城遗址曾在何庄村北和漳河采集两件，前者较为完整，通高39—40厘米，鸱尾上表现出多道线条，随鸱尾整体向内卷曲(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临漳县文物旅游局 2014) <照片九-左>；后者残损较甚，残高29厘米，整体形态与前者类似，但鸱尾被明显地表现为两部分(朱岩石·何利群 2010)<照片九-右>，与大同操场城遗址所见者类似。这两件相对较完整的实物，有助于我们了解这类鸱尾的整体面貌。类似的材料还见于近年发掘的山西忻州九原岗北朝晚期墓葬的门楼图(山西省考古



插图三. 陕西华阴杨舒墓门楼(门楼整体形象(左), 鸱尾特写(右))
(出处: 崔汉林·夏振英 1985)



图三 麦积山石窟第140窟西壁画绘庭院图
整体形象(上), 鸱尾特写(下) 出处: 傅嘉年 1998年)



图四 河北邺城遗址采集鸱尾
左: 何庄村北采集
(出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邺城考古队供图)
右: 漳河采集(出处: 朱岩石·何利群 2010)

山西省忻州市文物管理处 2015)〈照片一〇〉。该墓门楼图所记建筑形象描摹较为细致, 庑殿顶正脊两端用两个鸱尾, 整体形态正与邺城遗址所见者类似。这样的例子还见于麦积山石窟西魏时期第43窟、第49窟等窟的窟檐〈插图五〉和敦煌莫高窟西魏北周时期的洞窟壁画(萧默 2003; 冯健君·袁华主编 2001)。说明这类鸱尾, 自北魏以降至隋唐时期仍然普遍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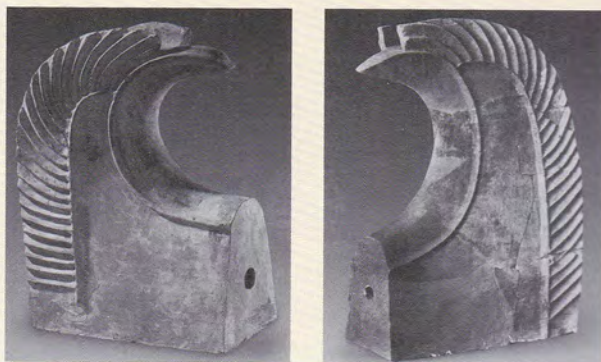
隋唐时期, 这类鸱尾即基本不见, 转而流行的是另一种胴部与鳍部间以纵带分割, 鳍部突出于背部的鸱尾样式, 不少这类鸱尾实例中, 还在胴部上贴塑乳钉纹或莲花纹。如隋仁寿宫、唐九成宫遗址出土2件鸱尾, 其中井亭遗址出土1件, 复原后高46.5厘米, 分割胴部和鳍部的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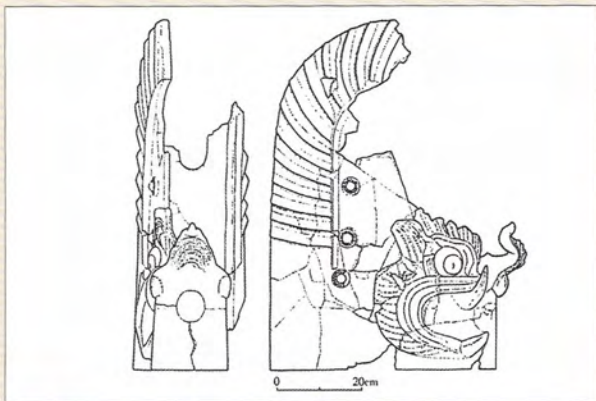
照片一〇 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墓葬门楼图局部
(出处: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忻州市文物管理处 2015)



插图五 麦积山石窟第49窟外景及立面图
(出处: 傅嘉年 1998)



照片一一 隋仁寿宫井亭遗址出土(左)、唐九成宫遗址出土鸱尾 9号遗址出土(右)(出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08)



插图六. 唐玄宗泰陵遗址出土鸱吻
(出处: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蒲城县文物局 2011)

带部分仅为—凸棱, 和鳍部起棱做法类似, 胴部素面无装饰, 发掘者认为这是一件隋代鸱尾; 9号遗址出土1件, 复原后高113厘米, 作法与井亭遗址出土者基本相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08)〈照片一〉。近来还在唐玄宗泰陵陵园遗址考古工作中发现了目前已知最早的时代明确的鸱吻实物〈插图六〉¹², 也为探索鸱尾向鸱吻的演化问题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结语

本文从对文献的梳理出发, 结合汉晋南北朝时期古代建筑屋面做法的分析, 认为鸱尾的出现应不只是正脊两端作为构造节点进行处理的方法或构件, 以往单纯从形态或文献入手的分析都有不足之处。讨论鸱尾的起源, 应从其具有的等级和制度意义切入, 由此得出鸱尾的出现或即源于东晋南北朝以来宫殿、太庙、衙署和高级第宅的等级性因素。

在此基础上对材料较为丰富的北朝鸱尾的初步发展进行了梳理。若对中国古代建筑脊饰的发展加以长时段考察, 就目前掌握的实物与形象资料来看似可划分为三大期, 北朝隋唐时期正处在第二期。这一时期, 鸱尾开始逐步定型并不断发展, 其他屋脊尽端瓦件的做法也从前一期使用多个筒瓦逐步向兽面瓦转变(中国学界或又习称“兽面砖”, 日本学界多称“鬼瓦”)。而自中晚唐以迄五代, 则从第二期过渡为第三期, 鸱尾逐步演化为鸱吻, 兽

面瓦则也逐步被更为立体的兽头所取代。惟这三期的发展过程, 特别是第三期又可细分为前后两段的具体论述, 已超出本文范围, 容另文研讨。

- 1 有意思的是, 结合陶明器和文献记载看, 汉代一些类似“山”字形的脊部装饰, 描绘的是凤鸟形状。请参看(温敬伟 2013)。
- 2 如登封太室阙还可看出脊部雕刻为模仿层层瓦条垒砌的做法(Edouard Chavannes 1909; 王子奇·赵俊杰 2017)
- 3 《晋书》卷一〇《安帝本纪》记“五年夏六月丙寅, 震于太庙”(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61页), 义熙六年五月“丙寅, 震太庙鸱尾”(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62页)。此事亦见于《宋书》卷三十三《五行四》(中华书局标点本第968页)。疑此事实发生于五年六月, 《晋书·安帝本纪》六年五月条或系误记。
- 4 此事亦见于《宋书》卷四十三徐羨之本传, 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335页。
- 5 关于此“旧制”, 刘敦桢曾认为是汉代制度(见刘敦桢:《法隆寺与汉六朝建筑式样之关系并补注》之译者补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一期, 1932年3月), 冯双元有所辨析(参冯双元:《鸱尾起源考》)。笔者认为至少反映了南朝制度。
- 6 傅熹年前已根据第(15)条史料指出鸱尾在官员第宅中使用的等级意义, 请参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工程管理和建筑等级制度研究》第二部分第三章《魏晋南北朝建筑等级制度》, 第98—99页,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年5月。
此外, 村田治郎也曾从“鸱尾的象征性”的角度来勾稽文献以探讨鸱尾的起源问题, 并认为“鸱尾是一种特殊权力的象征”, 但他的有关鸱尾起源的论证思路与笔者不同。请参村田治郎著、学凡译:《中国鸱尾史略(上)》。
- 7 《唐六典》卷二十三, 第596页, 中华书局, 1992年1月。
- 8 仁井田陞著, 栗劲等译:《唐令拾遗》, 第736—737页, 长春出版社, 1989年11月。
- 9 《唐会要》卷三十一《舆服上》, 第671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12月第2版。

《宋史》卷一百五十四《舆服六》，第3600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11月第1版。

类似的实物，日本飞鸟时代发现较多，较早的实物如飞鸟寺遗址中金堂、西金堂所见者与大同操场城遗址、邺城遗址所见十分类似，鸱尾整体虽分为两个部分，但并无明显的纵带；稍后的实物如飞鸟寺遗址西门、和田废寺遗址、法轮寺遗址所出鸱尾，纵带逐渐明显(请参看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1980)。

内蒙古考古工作者曾在包头市白灵淖城圉圉北魏遗址发现过一件陶制鸱吻，但该鸱吻为采集品，缺乏准确的地层信息。而这样的鸱吻在以往做过发掘的其他北魏遗址中尚未发现过，因此对这件鸱吻的时代暂存疑不取(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包头市文物管理所1984)。

参考文献

中文

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8，《南越国宫苑遗址——1995、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包头市文物管理所，1984，《内蒙古白灵淖城圉圉北魏古城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84年第2期。

大同市博物馆，2007，《大同北魏方山思远佛寺遗址发掘报告》，《文物》2007年第4期。

田晓斌，1992，《法隆寺与汉六朝建筑式样之关系并补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一期。

田晓斌，1984，《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第2版。

田晓斌，1978，《关于“展子虔〈游春图〉”年代的探讨》，《文物》1978。

田晓斌，1981a，《陕西凤雏西周建筑遗址初探——周原西周建筑遗址研究之一》，《文物》1981年第1期。

田晓斌，1981b，《陕西扶风召陈西周建筑遗址初探——周原西周建筑遗址研究之二》，《文物》1981年第3期。

田晓斌，1996，《战国铜器上的建筑图像研究》，《建筑史研究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田晓斌，1998，《麦积山石窟中所反映的北朝建筑》，《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田晓斌，2012，《中国古代建筑工程管理和建筑等级制度研究》，《魏晋南北朝建筑等级制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等，2005，《大同操场城北魏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4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忻州市文物管理处，2015，《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壁画墓》，《考古》2015年第7期。

陕西周原考古队，1979，《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0期。

陕西周原考古队，1981，《扶风召陈西周建筑群基址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3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1995，《镐京西周宫室》，西北大学出版社。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蒲城县文物局，2011，《唐玄宗泰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3期。

萧默，2003，《敦煌建筑研究》，《建筑部件与装饰》，机械工业出版社。

孙儒偶·孙毅华主编，2001，《敦煌石窟全集·建筑画卷》，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信立祥，2000，《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特别是第六章 石阙画像》，文物出版社。

温敬伟，2013，《从脊饰的早期形态看鸱尾的起源》，《广州文博》(陆)，文物出版社。

王子奇·赵俊杰，2017，《宝马城金代遗址所见垒脊瓦及其相关问题》，《考古》2017年第12期。

林徽因，1981，《第一章》，《清式营造则例》3，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曹春平，2000，《东周铜器上的建筑图像考释》，《建筑史论文集》第1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

周原考古队，2002，《陕西扶风县云塘、齐镇西周建筑基址1999—2000年度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9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96，《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2006，《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正》下，中华书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8，《隋仁寿宫·唐九成宫——考古发掘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临漳县文物旅游局，2014，《邺城文物菁华》，文物出版社。

陈亮，2010，《宝鸡桥镇出土龙山时期筒瓦略谈》，《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村田治郎，1998，《中国鸱尾史略》上，《古建园林技术》1998年第1期。

村田治郎，1998，《中国鸱尾史略》下，《古建园林技术》1998年第2期。

崔汉林·夏振英，1985，《陕西华阴北魏杨舒墓发掘简报》，《文博》1985年第2期。

冯双元，2011，《鸱尾起源考》，《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1期。

韩冰，2015，《汉代建筑上的屋脊装饰》，《中原文物》2015年第2期。

日文

今井晃树，2009，《中国の鸱尾・鸱吻》，『平城宮第一次大極殿の復原に関する研究』4-瓦・屋根，奈良文化財研究所。

奈良国立文化財研究所，1980，《日本古代の鸱尾》，飞鸟资料馆。

朱岩石·何利群，2010，《鄠城出土の北朝瓦の製作技法》，『古代東アジアの造瓦技術』，良文化財研究所研究报告第3册。

黄兰翔，2004，《中国古建築の鸱尾の起源と変遷》，『仏教建築』272。

佛文

Edouard Chavannes, 1909, 『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Paris.

중국 고대 치미의 기원과 초보적 발전

王子奇 중국사회과학원 고고연구소

譯 박남순 북경대학교

사람들은 흔히 중국 고대 건축물을 “3단식”이라 인식한다. 1930년대 초기 린휘인(林徽因)(1981)은 중국 고대 건축의 개념에 대해 “반드시 남겨두어야 하는 기본 3가지 요소는 기단(台基), 기둥 혹은 목조 부분, 그리고 지붕이다. 그중 외형으로 볼 때 세 가지 중 가장 장엄한 아름다움과 다른 건축물과는 차별화된 중국 건축의 가장 큰 영예는 지붕이다”라고 정의하였다. 중국 고대 건축물의 지붕은 일반적으로 수키와와 암키와를 사용하여 덮고 적새, 전돌, 척동자(脊筒子) 등을 겹쳐 쌓아 지붕마루를 구성한다. 하지만 지붕마루는 지붕의 각 경사면이 연결·교차되는 지점이기 때문에 지붕구조에서도 특히 방수에 취약하여 반드시 주의하여 덮어주어야 하였고, 우진각지붕의 경우 용마루 양 끝단, 그리고 종도리(上梁)와 귓보(耳樑) 등 목자재의 결구와 마감지점의 처리방식 또한 지붕의 시공과정 중 관건이 되는 사항이어서 건축과정 중 매우 중요시 여겨졌다.

치미는 지붕 용마루의 끝단에 사용되는 구조적 성격과 장식적 성격을 모두 가진 부재이다. 만약 지붕구조가 우진각이거나 팔각의 방식이라면, 치미는 용마루와 내림마루가 맞닿는 지점에 위치한다. 이미 중국에서는 치미의 발전과 변천에 대해서 다양한 연구가 있었다(傅熹年 1978; 黄兰翔 2004; 今井晃树 2009). 그중 치미의 기원과 관련된 문제는 특히 학계에서 논쟁이 많은 부분인데(黄兰

翔 2004; 村田治郎 1998; 冯双元 2011; 温敬伟 2013)¹, 본고에서는 문헌과 고고학 출토 자료를 결합하여 치미의 기원과 초보적 발전 양상에 대해 설명하고자 한다.

중국 고대 치미의 기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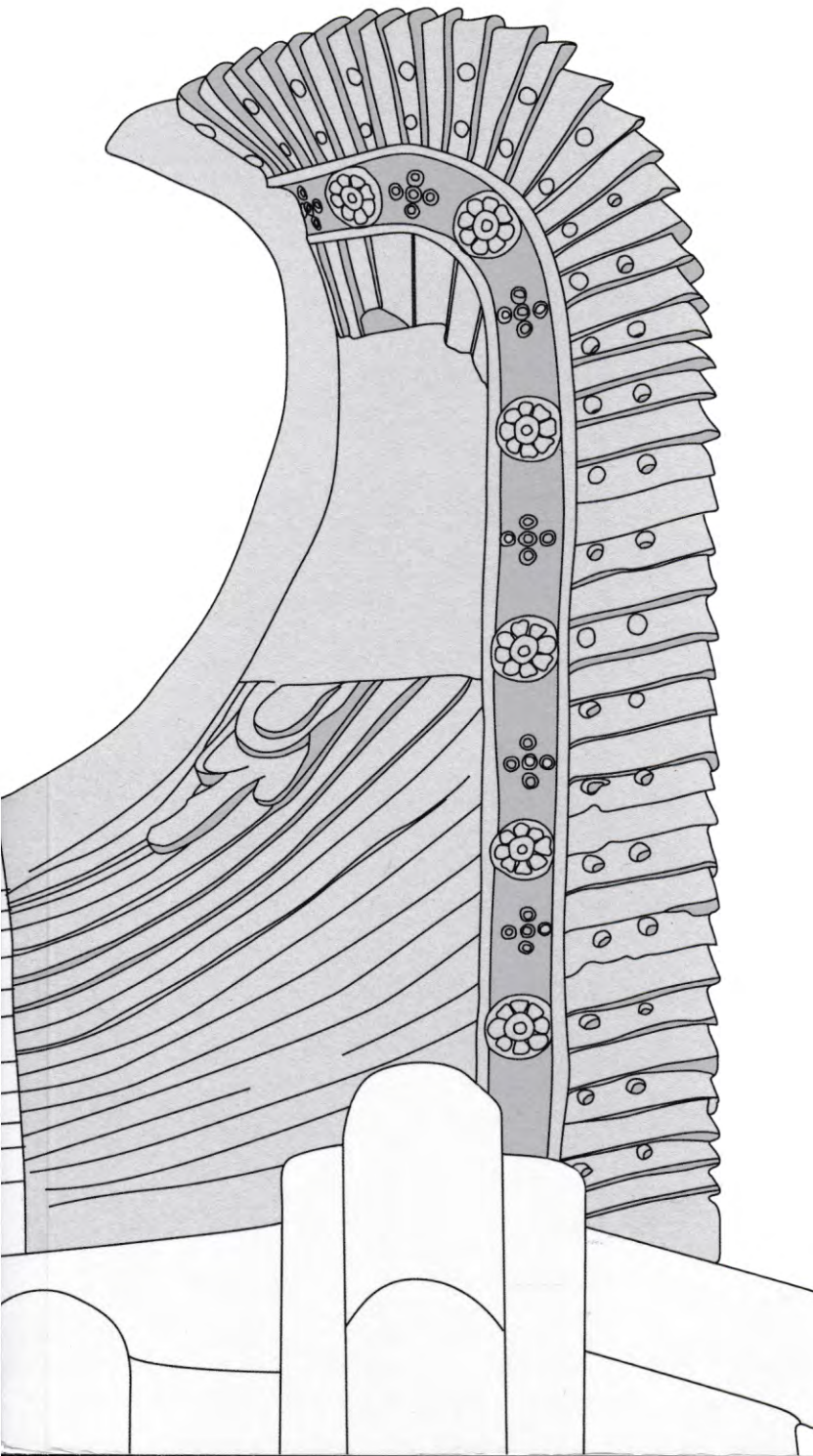
현재 치미의 기원과 관련된 연구는 두 가지 방식으로 진행되고 있는데, 첫째는 문헌기록을 통해 치미가 출현한 시기를 확인하는 것이고, 둘째는 고고학적 출토 자료를 통해 형태상의 비교를 진행하는 방식이다. 그러나 필자는 연구방법에 관계없이 치미의 개념을 명확하게 설정하는 일이 우선적으로 선행되어야 한다고 본다.

먼저 문헌을 통한 연구를 예로 들자면, 많은 학자들이 논지 전개과정에서 대량의 문헌기록을 인용하고 있음을 알 수 있다. 그러나 각기 다른 시기의 문헌기록에서 보이는 “치미”가 어떤 구조물인지, 특히 후대의 사람들이 당시 사람들의 시각에서 과거 어떠한 건축물의 지붕에 대해 제작방식이나 부재 등을 모방하던 현상이 있었던 것은 아닌지, 이 자체만으로도 토론이 필요한 문제이다. 무라타지로우(村田治郎)(1998)는 『오월춘추(吳越春秋)』 권4 「합려내전(閭閻內傳)」의 기록과 치미의 기원은 관계가 없다고 지적하였고, 소악(蘇鶚)의 『소씨연의(蘇氏演義)』에 기재된 치미는 한(漢)무제(武帝)시기 당(唐)나라 사람들의 곡해(曲解)와 견강부회(牽強附會)로 인한 것이라 하였다(村田治郎 1998). 평상위안(冯双元)(2011)은 더 나아가 『소씨연의』와 『당회요(唐會要)』 등의 기록에 나오는 백량전(柏梁殿)에 사용한 치미는 다른 사료(史料)에서 확인되는 백량전의 재난 관련 기록과 모순되며, 신빙성이 부족하다고 지적하였다. 이와 같이 수많은 문헌기록 중에서 확인되는 치미와 그에 내포된 함축적 의미를 선별하지 못하면, 이 문제를 논 의함에 있어 혼돈을 피할 수 없다고 보여진다.

고고학적 혹은 실물자료를 예로 보자. 적지 않은 학자들이 한(漢)시기의 묘장 출토 명기(明器) 혹은 화상전(畫像磚)과 벽화를 통해 치미의 기원을 얘기하지만, 이것 역시 문제가 있다. 중국의 고대 건축물은 신석기시대 후

치미^{鴟尾}

하늘의 소리를 듣다



치미 鷗尾

하늘의 소리를 듣다

Chimi, Ridge-end Roof Tile

전시	국립부여박물관
기획	윤형원, 신명희
자문	최태선, 정은우, 배병선, 김유식
진행	윤태영, 신명희, 이정인, 김미경, 정현
진행보조	조현준, 박서현, 이유라, 유가람, 김소현, 박순복, 류제민, 김은선, 이혜민, 정보람, 백지연, 강유미, 김현지
보존처리	황현성, 신용비, 신연홍, 이민희
교육	김선영, 김명혜, 김채원
행사	김선영, 전상은, 신가영
홍보	심재석, 방민규, 신가영
행정	백승영, 나용진, 이경진
디자인	열린기획
3D 스캔·복제	태산솔루션
번역	장통방

도록	국립부여문화재연구소
기획	이상준
자문	강순형, 김동하
원고	홍밝음, 신명희
편집	이성준, 홍밝음, 신명희
칼럼	王子奇, 김동하, 이선희, 박도현
논고	김유식, 今井晃樹, 장현덕
번역	박남순(칼럼/중국어), 이은진(논고/일본어), 기타(팬트랜스닛)
교정	이성준, 홍밝음, 안소망, 장재원, 김지선
촬영	김광섭

발행처	국립부여문화재연구소 33123 충남 부여군 규암면 충절로 2316번길 34 T. 041-860-5600 www.bch.go.kr
-----	---

제작	디자인공방 김새얼
초판	2018년 9월 7일

© 국립부여문화재연구소

이 책의 저작권은 국립부여문화재연구소가 소유하고 있습니다.

이 책에 실린 글과 도면, 사진 등을 포함한 제반사항에 대해 저작권자의 허락을 받아 사용할 수 있습니다.

© All right reserved Buyeo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

ISBN 978-89-299-1335-9 93910

발간등록번호 11-1550108-000054-01